

来自天主的音乐

真正的礼仪音乐是祈祷，是礼仪。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也不仅限於为我们提供喜悦或美感；帮助我们收敛心神，将我们置身於天主的奥秘之中。

2018年8月10日

一篇關於礼仪中歌唱和音乐的文章。
「真正的礼仪音乐是祈祷，是礼仪。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也不仅限於为我们提供喜悦或美感；帮助我们收敛心神，将我们置身於天主的奥秘之中。」

Cantemus Domino, gloriose enim magnificatus est! 「我要歌颂上主，因他获得全胜。」 [1] 在复活节前夕的礼仪中，以最美妙一致的方式，将以色列人通过红海的壮观与歌唱结合起来。当我们「触碰」到天主的接近，这种欣喜的圣乐自然而然地发出。对于选民而言，分开红海海水的奇蹟，成为天主与我们有多麽亲近的徵象。圣咏经常回应这个事实。[2] 现在，在教会时代，这个事件向我们讲述了關於洗礼圣事、關於圣十字架、關於天堂……向我们讲述我们的生活，和天主在彼岸为我们準備的永生。这个新的永生，「是天主为我们预备的生命，不仅是将今生简单地美化一下：这个生命超出我们的想像，因为天主藉著祂的大爱和慈悲，不断令我们惊奇。」 [3]

面对「惊喜之神」 [4]，一位更新一切的天主，[5] 「言语变得无用，因唇舌已不能表达。理智静止了，不需思考，只需注视！灵魂开始咏唱新歌，

因它感到自己整天在天主爱的注视之下。」[6] 看到我们的天主以祂的新奇触动我们，讚美与崇拜的歌曲与沈默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歌曲与沈默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，因为它们表达了单纯的言语永远无法表达的内涵。这就是为什麼礼仪将它们保留到最崇高的时刻。「在教会的歌唱，有人说，因为只靠说话不足以表达她祈祷的渴望。你，身为基督徒，特选的基督徒，应该学习按礼仪高歌。」[7]

一首新歌

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是全然没有逃脱的活路的。这就是被困在红海和埃及军队之间选民的危境；在他们前面的是海的阻挡；后面则是武装的战士。敌人说：「我要追击擒获，分得猎物，才心满意足；我要拔刀出鞘亲手斩灭。」[8] 教会也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况：受到那些想要从地上绝灭她的人的攻击，或者至少想掏空她超性的特征。

但是，天主与我们同在，就像祂过去与以色列人同在一样。当人类面对似乎无法解决的情况之下，祂的光荣却强烈的照耀著反对祂的法老王，以及各个时代法老王的权力。在意想不到的状况下，海洋为我们分开、开闢新道路，并再次因对抗敌人而关闭起来。「但你一嘘气，海将他们覆没，像铅沉入深渊。」 [9]

圣经的原文并没有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人走在旱地、穿过海洋、水墙在他们的左右时的想法。只有在最後，圣经才转向以色列人，并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反应。「以色列人都敬畏上主，信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。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这篇诗歌，歌颂上主说：『我要歌颂上主，因他获得全胜，我要向上主歌唱，因为他荣耀地胜利。』」 [10] 他们怀著敬畏和更新的信心，情不自禁地以一首「新歌」回应天主。[11] 圣经为我们这麼叙述。

我们无法知道那时的音乐是什麼样子。没有人能够记录下来，也没有通过口头传统传递给我们。但是，一定是充满了诚挚的感谢和深情的崇拜而动人心弦的：任何局外人都能清楚地见證到天主在那首讚美诗中的存在，彷彿那些歌唱的人一样。

在此事件之後，以色列人在沙漠遇到了更多的困难。首先，是瑪辣的苦水被木头（十字架的徵象），变成了甘甜，[12] 往後，选民在西奈沙漠经历的千辛万苦，儘管我主为他们提供了瑪纳和鹌鹑，以减轻他们的负荷。後來还提供了玛撒和默黎巴的水。天主似乎总是在困境中提供帮助，人们也重唱新歌。他们希望当一切都成为新歌时，那决定性的一刻就会来到。

基督的降临，带给我们一劳永逸的救援。「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的，是我们的天主，并来自羔羊！」[13] 这首永无止境的新歌已经开始咏唱了。儘管如此，我们仍然在等待它完全应验

的那一刻，就像在默示录中所描述的一样[14]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教会已经到达了应许的福地。但是她仍然继续地穿过她沙漠的朝圣之旅，这也是为什麼礼仪称她为「旅途中的教会。」[15] 实际上，圣经语言中

「新」这个词，「并不是指唤起了某个外在新鲜的词句，而是指使希望得以保全的终极圆满。因此，它唱著邪恶的歌声、历史的终极……最终会沉默。然而，这个消极面会被更宽敞的积极面所取代，即将出现的新世界，一个喜乐的新世界。」[16]

来自天上地下的音乐

「当羔羊接那书卷的时候，那四个活物和那二十四位长老，都俯伏在羔羊前，各拿著弦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盂，这香料即是众圣徒的祈祷，他们并唱新歌。」[17] 圣经并不讳言天国音乐的存在，且以冷静严肃的态度提及。这不该让我们感到惊讶，因为「天主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光辉和欢乐

的爱，向外传播，光芒四射。」[18]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当至圣圣三迎接圣母进入天堂时，音乐一定伴随著她的。天使们等待著即将来临的母后，她的身体和灵魂。音乐莊严肃穆；表达了美丽的喜悦和细緻。圣母在辉煌中现身，已将人类带入至圣圣三核心的圣子，恭迎祂的母亲。

世上的礼仪，儘管我们没有注意到整体的美丽，也许是由於外在环境或我们自身情况；世上的礼仪，也是「宇宙圣殿 - 复活的基督的崇拜，祂的手臂伸展在十字架上，以天主永恒之爱拥抱着世人。这是宽敞开阔天堂的崇拜。」[19] 因此，弥撒的颂谢词总是在结束前邀请与天使和圣徒们一起高歌，唱圣、圣、圣。天上和地下在圣、圣、圣中结合一气。「历经千万年，我们一起高歌，歌唱黏合了天与地，天使与人类。」[20] 正如圣施礼华写道：「我与天使们一起朝拜讚颂，毫无困难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举

行弥撒圣祭时，他们都环绕在我的周围，一同朝拜至圣圣三。」[21]

当然，在天使向牧羊人宣布耶稣诞生的喜讯时，「路加圣史并没有说天使们在唱歌。他非常冷静的说：『一大队天军讚颂天主说：天主受享光荣於高天！』（路2：13f）。但是我们总明白，天使的言语有别於人类的语言，特别在这个宣报欢乐至圣之夜，他们以歌声讚美天主天上的荣耀。所以这首天使之歌，从亘古以来就被公认为是来自天主的音乐，实际上，在邀请所有被天主所爱、心中充满喜悦的人一同高歌。」[22]

这是教会丰盛的礼仪音乐创作的发展框架，从以色列人的祈祷开始：努力进入天主之美的和谐，以便窥见天堂。「礼仪是天主的时间和空间，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时间、天主的空间里，而不偷看我们的时钟。礼仪正是在进入天主的奥秘；将自己潜入奥秘，并且临在於奥秘之中。」

[23] 圣施礼华写道，在举行弥撒圣祭的当下，「时间应该是静止的」。

[24] 在天主的临现下，一个纯粹工具性的、现实的想法或看法是不妥当的。「美的呈现，美丽的表现让我们高兴，而不必多问那有什麼用处。天主的荣耀，所有美的源头，使我们爆发出惊讶和欢乐。」[25]

在每个人的範围内

我们参与礼仪圣歌表达我们的爱，我们的「奥秘感」[26]，这导致我们暂时把对效率的追求放在一边。不论个人的职业和家庭状况如何，我们通常可以为礼仪带来一种以特殊方式促进对天主崇拜的「触动」。也许这样做，可能会违背我们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实用文化。但通过给予礼仪所需的时间，凭藉我们信仰的简单辉煌，我们能帮助将世界带到天主面前。我们让祂生活在我们现代生活的喧嚣中，教我们如何捨得花时间在祂身上。

「为不少教友而言，他们常有足够的

馀暇去投入他们的交际生活（一点也不着急）。在他们的职务上、餐桌上和娱乐方面，他们的时间都很充裕

（也是一点都不着急）。但他们却催促神父，焦躁地想要缩短神圣祭献的时间。这不是很奇怪吗？」[27]「信仰是爱情，因此创造出诗歌和音乐。」[28]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活生生的，我们也会更像那些早期的基督徒一样，圣保禄鼓励他们全心全意的歌颂讚美上主。[29]

因而，礼仪圣乐的关键并不在於感情用事或是在於审美情趣，而在於一个爱的流露，想要「用温柔的心对待天主。」[30]，而非「一种乾枯的，毫无生气的信德。」[31]就像我们会在生活中的庆节里，怀念音乐一样。因此想要以同样的方式提升礼仪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有时候，在平日的礼仪庆祝中，简短的虔诚讚美诗可能就足够了：例如Adoro te devote (我今虔诚朝拜) Ave Maris Stella (万福，海洋之星)，等。然而，在庆节的日子，则

可看参与者的才能，音乐更应受到重视。我们可以咏唱部分的弥撒 - 光荣颂，圣三圣等 - 甚至可能有风琴伴奏。

长久以来，教会已经发展了珍贵圣乐的传统。基督宗教崇拜方式的新颖性导致寻求新的诗歌体和音乐形式，因而将祈祷提升到令人难以臆测的高度。「咏唱圣咏适合人声，但要咏唱讚美诗则是适合天使和那些像天使一样过生活的人。」[32] 因此，罗马礼仪强调在庆祝弥撒时，最合宜祈祷的选择是葛利果圣歌。[33] 例如，祭台上使用的罗马感恩祭典包含了感恩经结束时的圣三颂音乐，和其他祈祷文。

在基督宗教圣乐的伟大曲目中，我们可以找到适合各种情境和才华的讚美诗，从简单的旋律到複杂的複音和弦。还有一些更新的作品源於特定的文化，其音乐与天主的奥秘细针密缝。更传统的或更现代的作品，都可

在信友使用的歌本中找到。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，也可以提供更适合的讚美诗的集合本。

拥有更多音乐才华的人，可以在这里做出重要的贡献。他们努力付出自己的创造力，使得敬拜更有吸引力，也将使他们对天主更加慷慨，因为他们将时间奉献给上主和其他人，等同奉献出相当於亚伯尔的牺牲。[34]无论如何，在这方面付出同等的努力是值得的，就好像为庆祝生日做準備一样，他们为屬於基督宗教文化的讚美歌曲学习练习，为充分表达出真实的礼仪品味，并为我们的祈祷敞开一个管道。因为在礼仪中，我们与天主同在，祂因我们的歌唱而喜悦。

崇拜的语言

在礼仪中，音乐不仅仅是给予伴奏或装饰。也不是在诠释某个宗教主题，为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在任何一种情况下，圣乐都得与庆祝活动并行，实际上，它们正应该是同一回事。[35]真

正的礼仪音乐是祈祷，是礼仪。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也不仅限於为我们提供喜悦或美感；帮助我们收敛心神，将我们置身於天主的奥秘之中，引导我们去崇拜、去沉默 - 以其特有的语言之一。正如教宗提醒我们的：

「沉默守卫著奥秘」。[36] 如果音乐来自天主，就不会与沈默相抗衡而会引导我们真正的沉默，心灵的沉默。

礼仪所提供的沉默时刻：在弥撒开始时、在忏悔仪式中、纪念生者亡者、在感恩经……等，都在邀请我们在崇拜中收敛自己，为我们领圣体的时刻做好準備。「如果我真的要与他人沟通，我必须认识他；我必须能够沉默地靠近他、倾听他、并亲切地看著他。真正的爱和真正的友谊总是通过双方充满尊重和崇敬的注视、强烈而优雅的沉默的滋养，所以相遇是深刻、个人的，而非虚浮的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如果缺乏这个幅度，圣事共融本身可能就成为我们虚有其表的行动。」[37]

礼仪就是我们的天国，而针对礼仪的亲密核心，教宗在一篇讲道中问到：

「你和我，我们都在朝拜上主吗？我们转向天主，只是为了向祂求情，感谢祂，或者我们也转向祂、崇拜祂？那麽，朝拜天主是什麼意思？这意味著学习与祂在一起，这意味著我们停下来与祂谈话，这意味著感觉祂的存在是最真实、最好、最重要的，超过一切……；崇拜上主意味著我们相信祂是唯一的天主，我们生命的天主，我们历史的天主。」[38]

Carlos Ayxela

[1] 出15：1。

[2] 参咏65（66）；77（78）；105（106）；135（136）。

[3] 教宗方济各，三钟经，2013年11月10日。

[4] 教宗方济各，圣玛尔大讲道，
2014年1月20日。

[5] 参默21：5。

[6] 圣施礼华《天主之友》307。

[7] 圣施礼华《道路》523。

[8] 出15：9。

[9] 出15：10。

[10] 出14：31-15：1。

[11] 参咏32（33）；39（40）；95（96）；97（98）；143（144）；149。

[12] 参出14：22-25。

[13] 默7:10

[14] 默5：9-10；14：3。

[15] 罗马感恩祭典，感恩祭第三式。

[16] 本笃十六世，觐见，2006年1月25日。参咏143（144）。

[17] 默5：8-9。

[18] 本笃十六世，讲道，2012年2月19日。

[19] 本笃十六世，觐见，2012年10月3日。

[20] 本笃十六世，讲道，2010年12月24日。

[21] 圣施礼华《基督刚经过》89。

[22] 本笃十六世，讲道，2010年12月24日。

[23] 教宗方济各，讲道，2014年2月10日。

[24] 圣施礼华《鍊炉》436。

[25] 本笃十六世，讲道，2010年12月24日。

[26] 圣若望保禄二世，通谕《活於感恩祭的教会》2003年4月17日，49。

[27] 《道路》530。

[28] 本笃十六世，觐见，2008年5月21日。

[29] 参弗5:19;哥3:17。

[30] 《天主之友》167。

[31] 《鍊炉》930。

[32] 奥利振，讲道，咏119
(118) : 71。

[33] 参《礼仪宪章》116。

[34] 罗马感恩祭典经本，感恩祭第一式。参创4: 4。

[35] 参《礼仪宪章》112。

[36] 教宗方济各，圣玛尔大讲道，
2014年12月20日。

[37] 本笃十六世，讲道，2012年6月7日。

[38] 教宗方济各，讲道，2013年4月14日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lai-zi-tian-zhu-de-yin-le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lai-zi-tian-zhu-de-yin-le/)
(2026年2月10日)